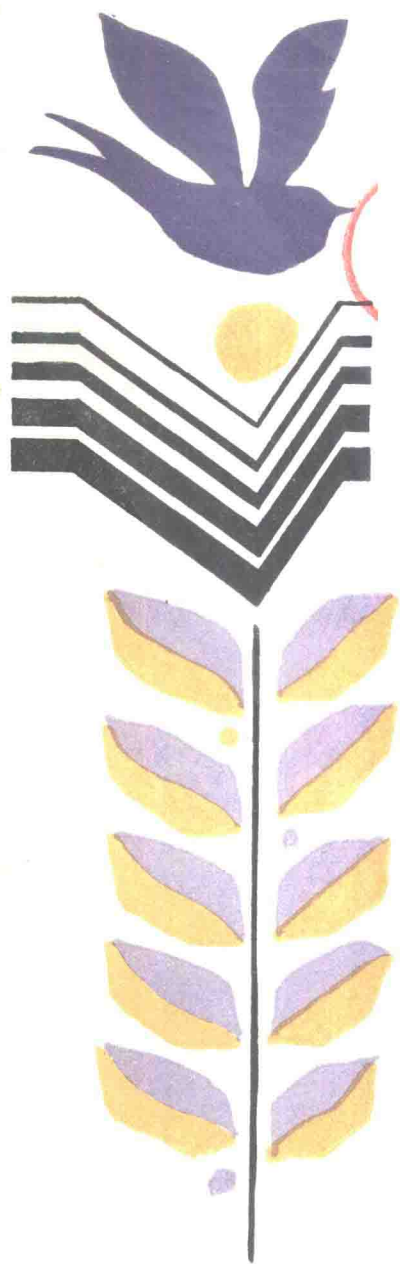


戴蓝头盔的人

昆仑文学丛书·昆仑出版社



● 戴蓝头盔的人

乔 良 著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

· 昆仑文学丛书 ·

戴蓝头盔的人

乔 良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

京安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8\frac{7}{8}$ · 插页 3 · 字数 160,000

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 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7,500

书号 10282·2 定价 1.35 元

乔良和他的中篇小说（代序）

曾镇南

今年春天，我有幸结识了乔良。他刚到中国作协所办的鲁迅文学院就学，是一个既写小说，也写诗和文学评论的青年军人作家。

在我的印象里，他虽然穿着军装，上髭毛茸茸的黑得有些触目；但那一双聪颖、纯真的眼睛和听人谈话时流露出的好奇、信赖的神情，却使我觉得他象一个腼腆的、未脱稚气的大孩子。

他的小说和评论得过《昆仑》的文学奖，是《昆仑》这座日渐高耸起来的文学山上的新秀之一。但他的谈话，却似乎很少说到自己的作品。说得比较多的，倒是部队里的思想氛围和军队建设的改革问题。他说得率真、激切，那种和许多青年军人作家共同的关心我军现代化的焦灼感，溢于言表，令人难忘。

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中篇小说，是读《大冰河》。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通体流泻灵气的小小说，几乎要跳起来

喊：“小伙子，真有你的！”紧接着我又把他的新作《远天的风》和旧作《雷，在峡谷中回响》找来读了。这些作品使我对乔良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这是一个翘然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必将会有大的发展的青年军人作家。

《大冰河》写得不凡。它把一个容易处理得平常的军队抗灾救民题材，写得那样意境深沉，文采飞扬，动人心魄！这里显然有一种艺术的独创性。

在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以那样雄健瑰丽的笔墨描写了黄河，使王蒙发出了由衷的惊叹之后，人们大概会觉得，今后有志于描绘黄河者怕是难出其右了。

但是，且看《大冰河》吧！

它写了披着冰甲撒野的黄河，其笔力足以和张承志相埒。这是一种带着残酷的蛮力的自然美。大冰河在乔良笔下，不是没有生命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人类的生活、思想、感情息息相关的生命实体。它不仅是人类紧张起生命的全力与之搏斗的对立物，而且是有灵性、有劲道的牵动人类情绪变化的包容器。它的深邃，它的魅力，它的蛮荒的美，在于被作家赋予了一种突入人类精神世界的力量，赋予了拟人的、引人感应的品格。因此，它在小说中的存在，并非只是为小说刻划的人物提供一种凛冽森然的活动舞台，而是以它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参与了人物的塑造与主题的深化。

大冰河的形象，主要地是映现在直升飞机驾驶员杨克

虎的眼帘下和思绪中的。它一直在衬托、加深着这个富有八十年代的新气质的青年军人性格。

“真正的黄河是野小子。它不喜欢墨绿色的宁静，喜欢撒野”。这种撒野的劲儿，是大冰河的本性。在这里蕴蓄着生命的爆发力，也埋藏着河与人相通的元素。对于杨克虎来说，每当他见到黄河，见到“那在灰白色的巨岩间涌上漫下、几乎不翻一点浪花的雄浑水流，总使他全身的血液把脉管胀得发疼。”他一想到黄河也有浑身无力被冻住的时候，就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喜欢黄河有劲，不喜欢它憋屈在冰下。他当然知道黄河的野劲儿会造成人类的灾难，但他仍然赞叹着黄河的劲儿。你听这样的口气：“它现在正上劲着哪，它有的是劲。它恨不能把满河的冰块都扔到那头红色老公牛（按：比喻乌兰布合大漠，多么奇特！）的头上才过瘾呢。”你看这样的较量：“……乌兰布合用它的大犄角死死地抵住黄河的腰眼，让它翻不过身来。现在不灵了，黄河不但翻过了身子，而且还把它的身子推进了这么远！差不多压到这头老公牛的牛脖子上啦。”这种赞叹的笔意，兜底儿透出了杨克虎雄豪武勇的军人天性，不，应该说是黄河子孙的伟岸倔强的天性。被蛮野的自然力严重威胁、伤害了的人，没有绝望的诅咒自然力，而是一边同自然力斗争，一边赞美自然力的美。这是何等恢宏的襟抱！这是一种能容受伟大的自然力并从它那儿得到鼓舞、启迪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使人高出自然，并且最终将从中生发出驾驭、改

造自然的人的物质力量。在杨克虎观照大冰河的特殊审美体验中，这个人物的素质和潜力完全凸现了。

然而，大冰河毕竟是一种毁灭性的自然力。它挟着凶狠的冰流摧毁着沙丘上的小村查干套海。它的流冰象白色的野马群横冲直撞。它向人发出“冷冰冰的嘲笑”。光是它身上掉一层皮、蜕一层壳，就造成了一场灾难。它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西北隅肆虐着，一如它在远古蛮荒时代的肆虐一样。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力量和手段在这一隅似乎凝住了。这一点使杨克虎“觉得天地间有一种比他眼里的夜色还要深还要沉的东西——失望。”而被威严的自然力逼视的人心中的黑洞和冰块，又使他迷惘、使他困惑，使他思索着“那把人的整个身心悄悄浸冷的力量”。在这里，自然与人事发生了剧烈的、痛苦的碰撞。杨克虎觉得大冰河从他的身躯里呼啸而过：

“他恍惚看到一条激越飞扬的大河，奔流间骤然冻成了一溜扭曲的、凝固的白色。他听到一阵深沉的悲凉的风，从冷硬的河面上掠过他那片山岗般隆起的胸大肌包裹着的原野。”

大冰河以它对人的嘲弄和支配，在杨克虎豪勇的性格素质上投入了一块阴翳。这块困惑、迷惘、失望，而且颇带点愤世嫉俗味道的阴翳，透露了杨克虎这一代青年军人思想中最富时代特征的东西——经历过十年动乱形成的透视事物的冷峻感。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投身于抗灾救民斗争中的军人，往往沉浸在一种比较单纯的使命感和神圣

的牺牲精神中，他们或者不能、或者不敢吸收、咂摸、感受复杂的世态人情提供的一切斑驳的信息，因而他们的性格显得清浅；但是，杨克虎的形象就不同了。他会用自己冷静的目光去透视一切；他会在接触到人心中的鄙俗性时反复地问自己：“用你还带着热度的生命，去打捞一坨冰块，值得么？”他会被老喇嘛身上那种与疯言疯语很不相称的庄严感迷住；他能理解喝冰河水的人的古怪并为之战栗悚惧。总之，他在表现出一种高出于他观察、谛听的众生群动的聪颖的同时，也流露出一自以为已经把一切看透、自以为已经顿悟的过分的自信。

也就在这种对大冰河与灾民、大自然与人事的关系的审视中，作家别开生面地用一组断续相接的镜头，展开了杨克虎从童年到成人的生活道路与思想历程。

杨克虎虽然生在饥荒的年月，但他的童年里只有笑。他有一颗善良的、富于想象力的童心，会对小动物小植物说些温情的悄悄话。甚至对老虎，他也浑然不知这野兽凶残狞恶的一面，而只是被它美丽的黑黄色花纹吸引。这种过于单纯的童年，使他很容易被那些在极左逐渐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年代里流行的荒谬的东西俘获。于是他的幼稚的、狂躁的举动，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小孟老师和赵建设的死；而师友的死，又使他受到了震动，领略了人生中黑暗残忍的一面。在空虚的草原生活中，他的性的最初的觉醒由于缺乏文明与爱的滋养，差点表现为一种粗野原始的欲望。一旦清醒后，良知的压迫使他永远关上了爱的心

扉。他变得栗悍蛮勇，凭着他那把一只活猫生生掐死的狼劲，他在连队里争强斗胜，甚至打歪了班长的鼻子。但恰恰就是这个班长，以他的宽厚豪爽，轰毁了他怀疑世人的阴郁的思路，把他送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杨克虎的这一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表现为一个纯真、幼稚的心灵不断受到极“左”的锈蚀又不断地在生活的激流中涤尘除锈的曲折过程。这一过程一直延伸到他执行抗灾救民任务的航路之中。

他那对人和生活的深深的怀疑和愤激，他那种有意夸张的粗暴口气，当然是那个必须彻底否定的“革命年代”留给他的否定性的思想遗产。在这一方面，作家的表现是含蓄而有力的。

但是，在这位飞行员的性格中，也生长着肯定性的思想力量，也飞扬着对“正从冬天里走出的世界”的憧憬和确信。

大冰河和喝冰河水的人们，虽然使杨克虎失望过、困惑过，但毕竟又是使他战胜失望、克服迷惘的最根本的力量。

因为，大冰河不但用它毁灭性的肆虐逼现了人的鄙俗和生活的停滞，而且，它也以它的毁灭性的肆虐揭示了人的庄严和生活的前进。正是在表现人的灵魂深处的美和八十年代新时期生活的律动方面，作家的笔显示了他泼辣、恣肆而又深沉、蕴藉的特色。

他对乌兰布合大漠上的人们的一幅幅简劲准确的素

描，和他对大冰河的描绘一样，是小说中最有才气的地方。那个最初显得极端自私和粗野，而后却被麻六老汉的死震动，流露出浓郁的人情味的喜怀子，他的形象写得多么鲜明！他的率直和狭隘、他的良知和迷信，他对麻六老汉的骆驼的温情，都是在一系列独特的富于浮雕感的动作中刻划出来的。那个在旧世道当了三三十多年的扫庙喇嘛，在新社会当了二十多年社会渣滓的布仁喇嘛，虽然只用了寥寥几笔，但写得多么深刻！在他说的扑朔迷离的疯言疯语中，有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庄严感，有一种洞穿物质世界运动的永恒性的幽深的智慧，有一种意识到人自身的局限性的聪明，当然也有偏执的宗教迷乱。这个带有深刻的悲剧性的喇嘛，又神秘又迷人，使正在思索、探求自然与人生的杨克虎受到了触动，也加深了小说总体那种哲理的气氛。此外，胸襟开阔，见义勇为，终于自我牺牲的麻六老汉和他的骆驼；孤独固执，把自己和羊捆在一起的金巧婶子；抱着母亲遗留的梳妆盒流泪的姑娘；内心充满柔情但却表现得尖利倔强的女军医；……也都在杨克虎不平常的航路中闪动着各自的身影。正是这些并非一眼就可以看透的人，使大冰河和它两岸的生活显得那样深邃、神秘、动人，使杨克虎终于“吃了一惊”，“觉得这个世界完全不象他先前自信的那样容易理解”。

是的，即使是象杨克虎这样经历了很多，思索了很多的人，也不要轻易地认为自己已经把世界看透了。在人的无限幽深的心灵世界面前，在大自然的横无际涯的胸怀面

前，个人所感所知的毕竟是有限的。

大冰河与它的儿女们使杨克虎的灵魂升扬起来。他在对大冰河的凝视中领悟到大自然的永恒：“他抬头看了看穹窿形无限延展的天空，他感到冥冥中有一种更高远、更雄大的力量在主宰着那条冰河，……他忽然感到，一个没有涯际的世界正在他面前展开，这世界比他目力所及的任何一点都更辽远、更宏阔。”这是一个正从冬天里走出的，迟早会复苏的，足以滋养无数生命的世界！

用自己的有限的热力，去温暖这个无限的世界，是值得的！

于是，女军医发现杨克虎的眼里“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于是，大冰河用它冰凉的水，把为了慰藉金巧婶子的孤寂而奋身救彩彩的英雄拥进了怀里。

英雄长逝矣！但他的飞扬起来的宽阔的灵魂却包裹了我们被烙疼了的心。撼动我们的不仅仅是英雄的死，更重要的是浓缩在英雄躯壳中的、隐秘的八十年代青年军人的心灵历程。这是在与现实的碰撞中留下伤痕但又尽情地从现实中汲取力量和激情，向着未来飞升的心灵的历程呵！

也许我有点过于偏爱《大冰河》了。如果用心寻找破绽，那是不会没有的。那些表现杨克虎生活道路的画面，多少还有些嵌镶之痕；对大冰河的子孙们的生活中新的机遇、新的律动，表现得过于俭吝；以直升飞机盘旋的航线为线索来结构作品，虽然大胆、新颖、精巧，但毕竟在时间、空间上限制了从容刻划人物的条件；……虽然有这一

切毛病，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大冰河》。我喜欢它疏荡有奇气的写法，为我的想象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我喜欢它幽深有余味的笔调，为我的探究提供了不少材料；我喜欢它那种雄丽和朴野兼美的文采，喜欢它行文中那种小伙子的挺冲的口吻和神气，使我在欣赏中获得了愉悦；虽然我感到把握它、分析它的困难，但我还是被它那种“既朦胧又清晰，既虚幻又实在，既遥远又贴近”的总体的美迷住啦！

懂得了《大冰河》，对乔良的另外两部中篇《雷，在峡谷中回响》和《远天的风》，也就不难窥其神髓了。就题材而言，后二者与前者是迥然不同的；但就作家投注心血最多的人物形象来看，三篇作品显示了一个共同的方面，那就是：探索八十年代这个剧烈变化的改革时期新的一代军人的精神世界。从《雷，在峡谷中回响》中的雷特和江雪，到《大冰河》中的杨克虎，再到《远天的风》中的李泽和宗亦强，作家的探索是逐步深入的。一个变革的时代在有血性、有责任感的青年军人灵魂中引起的震荡，这是乔良中篇小说的艺术聚焦点。即使在不是直接描写军队中的改革的《大冰河》中，我们也不难感到改革逼临的时代氛围。在作为中华热血青年的基本素质方面，在严肃、认真地履行飞行员的光荣职责方面，在勇敢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方面，普通飞行员杨克虎与两位年轻的飞行师长雷特、李泽是共通的。而且，就在杨克虎由冷而热的情绪变换中，在他对社会、对人生、对大自然的宽阔的沉思

中，我们看到一个正在与狭隘而冷漠的年代诀别的上升的灵魂。可以想象，这样思路不羁的战士，对于更新国力、军力的改革，会怀着怎样欢欣的心情！当他想着用自己的这份热力去温暖这个正从冬天里走出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是可以在他身上看到新生活的花树在一个普通战士心灵中的萌蘖吗？这个与实际的改革斗争似乎无甚相关的人物，却使我们感到了新时期我军指战员思想的活跃、心灵的丰富、追求的热烈，因而也是曲折地反映了充满巨变的时代特征。这实在是发人深思的！

相比之下，《雷，在峡谷中回响》中的雷特，虽然被作家置身于军事训练改革的实际斗争中，也被作家鲜明地赋予改革者的自我意识，他的宽广心胸和克制力量、自我牺牲精神也被作家描写得相当动人；但是，这个改革者的心灵的活力和深度，却显然不如杨克虎。雷特以及与他相映衬的江雪的形象，是军人与大学生、自我牺牲精神与科学态度的融合，但这种融合并未达到匀净自然的境界。读者可能怀着很大的兴味注意到：作家试图通过雷特私生活中的苦闷以及战胜这种苦闷的独特方式，表现他是“一只胸怀博大的鹰”。但在艺术的实际表现上，这一情节设计却带有触目的矫情成分。雷特用来抵御江雪的感情攻势以及自己内心萌发的新的追求的盾牌，一是法律责任，二是道德宽恕，实在没有什么新意。在明明对变心的瑞珺已经失去感情的情况下，还要强制自己躲在这两面盾牌后面以求得内心的平安和在人前的完美无疵，这未必是拓展心胸

的正常途径，相反给人陈旧之感。说实在的，乔良对于人类两性之间的感情这个隐秘的领域，还缺乏更深刻的观察和体验，因而在艺术处理上只好以理揆之而牺牲感情的真实性了。

尽管有上述弱点，但《雷，在峡谷中回响》作为乔良小说创作的发轫之作，其思想和艺术价值还是不可淹没的。雷特作为我军空军具有科学知识的高级指挥员的形象，作为一个有锐气的勇于创新的青年军人的形象，还是刻划得有特色的。开诚布公，以心换心的就职演说；“想好了就干”的实践精神；在“整治”李援朝和陈站长中表现出的原则性的锋芒；在对待演习方案上的改革勇气；对变化中的世界的敏锐感应；对和平时期军人的牺牲精神的深刻思考和身体力行；……这一切，都是有声有色有生气的。小说在结构上的灵动别致，语言上的简劲峭拔，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接承续着《雷，在峡谷中回响》的立意而又有新的开拓的，是《远天的风》。这是一部写得非常集中、洗炼而且具有雄浑的气势、浓烈的时代感的作品。

诚如这篇作品最早的评论者方位指出的，小说并不是一般地着力于军队改革中新与旧、创新与保守或者是两代人的矛盾；它的浓墨重笔处，“是同属一代的、同样思想敏锐、同样年轻精悍的‘少壮派’军人的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理想追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情感碰撞”，（《但，不是为了失败》）这是起用一代新人的改革浪潮中初露端

倪的矛盾，也是对改革的命运和前途影响深远的矛盾。作家大胆抓住这种新的矛盾予以反映，表现出他的敏感和胆识。但是，恰恰在反映这种刚刚在发展中的矛盾时，作家表现出他对这种矛盾的把握、感受还处于比较表面化的阶段，写得比较仓促、浅显。这就影响了作品的厚度。

小说中的新任飞行师师长李泽，对他与新提拔的副师长宗亦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成因，曾有这样的思索：“也许是因为一开始，你就不喜欢他的为人作派，包括他那口油里油气的京腔。……也许是因为你压根就瞧不起，所有那些把军队和飞行当成跳板去蹿，而不是当作事业来干的浑身投机味儿的人？也许还因为别的。也许什么都不因为。就因为你不是小市民，而是农民的儿子。”李泽的这一思索在小说中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化为对李泽与宗亦强童年生活和教育状况的两组对比鲜明的图画描绘。对宗亦强的思想性格及其形成的社会根源的这种剖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却失之于清浅。宗亦强在为人处事上的工于心计，善于揣摩迎合；他的甚深的城府和很灵的脑瓜；他的巧于诿过和精于争功；都有笔到形随的描绘。但凡此种种，过多地归结于他的出身、教养和品质，没有更深刻地揭示其中沉淀着的社会生活内容，这就限制了人物的普遍意义。实际上，宗亦强虽然年轻，但他的性格深处显然堆积着十年动乱中政治飓风刮起的各种灰尘。他的机敏的才具和咄咄逼人的出人头地欲，是有社会的培养基的。更深刻地剖析这个性格，也许他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可以一眼看

透了。

对宗亦强这个性格开掘得不深，也就影响了李泽这个改革者的性格的塑造。他的对立面的简单和肤浅使他不可能在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更深层的生活矛盾中丰满地表现自己的性格。当然，在他与父辈的悲剧命运的精神联系中，在他与大队长韩浩亭的关系中，这个改革者的性格获得了某些新的内容，例如对征服自己的明晰认识。当李泽发现了自己并没有把韩浩亭看透而错骂了他的时候，当他思考历史的教训，对自己说出：“你要征服和战胜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你自己”的时候，他使我们想起了《大冰河》里的杨克虎。不过，在杨克虎的性格发展中，在他的思绪中，认识自己、战胜自己是主旋律；而在李泽身上，这仅仅是插曲，而且是与构成全篇骨架的李、宗矛盾游离的插曲。李泽作为一个军人改革者，他的性格不够丰满，其先天的原因就在于作家对他与宗亦强的那种颇有特色和意味的矛盾把握得不够深邃。

但较之《雷，在峡谷中回响》，《远天的风》在艺术上的前进是明显的。它没有前者那种生硬的人为之痕，整体自然流贯，文气刚健，且有神来之笔。横贯巴丹吉林大戈壁的铁路线上，飞驰的列车里浮现四组富有时代特征的特写镜头，使改革时代的律动，强烈地跳跃于这一带悲壮色彩的生活故事的背景中，使小说获得了一种进行曲的激动人心的效果。这种对电影手段的大胆吸取，表现出乔良特有的浪漫气质和阔大不羁的独创精神。

一般地说，乔良的三部中篇都有某种电影镜头的组接的味道。他的叙述，描写，藉清晰频繁的段落划分而获得一种跳动跌宕的效果。小说整体结构也因之显得轻捷灵动。但这种动作性很强的电影镜头用得过多，也使他的小说颇有电影剧本的味道，缺乏从容精细的、容量较大的性格与心里的完整描绘。他善于调动读者的想象去弥补他笔下省略的东西；但提挈起艺术想象力去追踪他的笔意的读者，却常常会发现他写得过于轻省，难免感到想象力的疲倦了。不知为什么，大凡文思活泼、通脱，善于出奇制胜突发妙想的作家有时稍一不慎，就常常给人一种取巧之感，乔良也不例外。但我相信，他在继续巧运文思的同时，是会日渐厚实绵密起来的。

1984.12.5